V 2

唐荊川集卷之二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記

重修涇縣儒學記

荊川先生極服遵巖先生文。嘗云吾悔前所爲文一意學遵巖觀此文之。用意與法無一不似。遵巖矣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爲庠序之師至於閭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于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色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

以誇於諸侯賓客爲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詡詡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于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葢觀於洙泗之濱訢訢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

聽縉紳動色沓舞武卒莫不受經然秪以爲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琅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爲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蠻陬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俾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鶩文詞

之博而秖以爲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秖以成詭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終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于巖居燕處之間先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爲虛器而師弟子爲私名論世者亦太息于斯焉涇于寧國爲屬邑而學宮圮壞不葺午山馮公爲提學嘗欲新之未克也而再爲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燊令祥宰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于主簿某而視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維揚曹鸞于是戟門璧池筍簴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

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䕶黼黻。儼而高居。挹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天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於爲師。又非徒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于修身治心。而深病乎佔俾聲利之爲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噓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

尤詳於閭胥族師涇爲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典于庠序者涇之學始又豈不盛歟于是午山公使學官維揚與諸生張鑽來請記余樂爲之記以告于多士而勗其成云午山公名天馭字應房蘄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于某月

夏鍾日宋人重學記周程張朱諸公每一記成千里之外必以示其友互相揚譽否或改竄不少恕楊龜山先生云吾生平作學記必閉戸端坐沉思再三然後落筆稿三四易乃成其慎重如此余于有明學記最愛遵巖荊川二公二公亦於此留心亦歉自誇其記可見今昔同揆而有志之士所爲

徘徊不能去也

重修宜興縣學記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從事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之備而業之精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伏其速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俎豆筐篚象勺干籥盤辟綴兆之容。與其弦匏搏拊笙磬雅頌歛擊歌詠之聲。盤辟綴兆。其文郁如。歛擊詠歌。其音鏗如。是耳目之所悅。而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器數。相觸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上之人。

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士不自以爲滯也。故其器之備也。則自簡廉直溫剛塞恭愿。至於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而無有粗疎傲戾之氣。其業之精也。則自虞夏商周之典章。鞮譯象寄之語言。至於射御操縵襍服之技。凡可以爲家國天下之用者。能貫而通之。而無有乎鹵莽生澁之習。蓋其磨揉之久。而其勢不得不至乎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生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何也。朝擊柝而聚之而課之書。夕擊柝而聚之而校之文。口吻刓於蠹編之誦記。而思慮敝於游詞之剽綴。夫士者之爲

此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人情之所樂
而況聲利之啖薰心炫目又襍然而日出以非可樂
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之心
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怪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
也蓋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雩
鼓瑟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
悅有鼓瑟詠歌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於
洙泗之濱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
不能自必於其中今也無禮樂以養之有聲利以驅
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非勢之難者歟宜

興有學舊矣歲久不葺通判泌陽焦君希程來署縣事斥贖金之餘凡若干兩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又立名宦鄉賢兩祠於櫺星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鄉先生之賢者而學之制於是爲備既訖工教諭張君某訓導某君率其學之弟子來請記嗚呼禮樂以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流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而傳則古之道固未嘗不在也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士生於今不可以已矣雖然其誦書也務於約而不汨於百家傳註之煩其綴文也盡乎已而不牽於時俗好醜之說

則今之法固不能爲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在而今之所謂非可樂者不能爲累則亦可以無用於速而去之矣宜與溪深而谷窈石峭而泉冽自古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蓋隱然有舞雩沂水之風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綉之所不衝大賈重裝之所不輳故其俗鮮見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點也之樂而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噫嘻諸君子其務求古人之所可樂以自足於其間以修其器與其業而無急急於務去其學也哉

夏鍾日以磊落之筆寫淸眞之理只見其自在允稱大家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葢以爲鱗蟲之靈者耳。其祀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下大水之濵。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論大河之治。以爲不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竊以爲未盡也。夫天地無爲。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者。莫不各致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制爲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羣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

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爲之禋爲之祉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焉者何爲也其蜡也先農先嗇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迎猫迎虎而昆虫亦登焉者何爲也惟天地之生成百穀雖一猫虎昆虫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間而無遺利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爲甚大人欲報天地之功而無由財雖猫虎之效一能於天地者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

爲甚深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猫虎未嘗無功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乎祀猫祀虎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爲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以爲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嚮之死則爲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顓顓於一社長一邑令之爲報哉又豈可謂

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豢龍氏豢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耶所謂豢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者遂以豢龍爲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爲龍矣古今大水凡四而河與江爲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爲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効其靈也亦不可謂無瓜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圮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爲揚

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某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爲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惧後之人。泥於舊說。而以爲非經之祀也。爲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爲語怪也。

夏鍾日寫神靈之奇聲發祀典之深致固屬才博亦由心慧

重修解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侯之烈、自縉紳先生與小孺子、皆能道之、赫赫若目前事、其廟侯而尸祝之者、自都會以至一井一聚、且徧天下、而解人之慕

侯尤深烝嘗伏臘尤虔以勤者以侯之爲其鄉人也
解人之廟侯也久矣而爲樓以棲樂者則始於國朝
弘治時其扁曰開顏而樓蔽東西南三面若張幄然
其南樓撤於正德間東西兩樓亦久且壞鄉人某某
等復醵金葺之又樹坊其南以承樓之缺而侯之居
益崇且嚴矣侯以死事於法得祀又侯故爲將軍封
列侯漢制列侯將軍得賜鐃歌鼓吹其沒而葬也得
用軍陳凱樂則鄉人備樂舞祀侯宜也於是某等因
其鄉之士大夫員外郎丘君某來請文按侯始識玄
德於艸莽卒然之遇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

於崎嶇顛沛西東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窘於俘□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侯之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爲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藏戈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懾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得志此亦有數焉耳然使侯爲摧鋒拔城之將孰與伏劍死綏之將也侯始遇玄德固相許

而得死矣又何求且夫摧鋒拔城之將勳庸著於當時伏劍死綏之將風采傳於後世勳庸在當時者身沒而響微風采在後世者既遠則人愈悲而思之此固世之所以尸祝於侯而解人所以慕侯之深者也不然古之雄勇如侯而能摧鋒拔城者豈少哉皆身沒而響微可以觀人心矣解之爲州在太行上黨之間肯人論五方之俗以爲山西憤悖而好氣而慷慨毅武奇節之士多出於其間若介子推先軫狼瞫藺相如馬服君諸人雖或死或不死皆耿然如寒水皎日不負其志所謂偉男子者也侯從玄德於崎嶇顛

復王刻作僕

沛之中似子推威震乎敵國似相如馬服其賈勇死敵又偶與軫聘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多出於山西而侯其傑然者歟今之山西古之山西也吾不知其俗之樸忮而好氣於古何如而慷慨奇節之士抑豈無有出乎其間如古人者歟然則解人之所以拳拳於侯者非徒爲侯也蓋將以鼓其所趨而成其秉節倡義親上死長之風也夫書以復之

夏鍾日固壯繆侯而追及晉中諸賢又因諸賢而屬望後人胸中多少感慨筆筆寫出

常熟縣二烈祠記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

奸人纂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于斯之時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有倖合覬覦之便苟其黨有可攜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徼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

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旣見窘逼於是藏機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爲援須二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闥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壖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而沉之於江島遂欲室其婦而島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揕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爲以報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辨矣故嘗

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忿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兇黨裒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巡按陳君蕙、詗得其事。鳥與其黨始伏辜。此。益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逭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戕讐人之胸。而後為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為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余為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

於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

夏鍾曰世間無忠臣烈婦詩書亦爲滅邑二烈之死烈矣讀此文千載如生

零陵縣知縣題名記

名者其起於古之所以勵世乎古之所以勵世其法莫備於史史之法莫嚴於春秋史家者將以紀善惡而垂法戒而千百年之善與惡不可勝書也則舉而寄其詞於名姓稱謂之間春秋之法微者名姓不登於冊書其非微者則槩而登之是史家之常法而無所擇乎其人焉者也其有不然者或微而名或非微

而不名或書其姓而奪乎其名或書其名而又奪乎其姓其蘄蘄不肯輕予人以名姓也如此而後得登名姓於册書者足以爲重是史家之變例也今夫人望其容貌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過其室廬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識其姓名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故古之圖容貌表室廬紀姓名使善者因之以久其善惡者因之以久其惡其爲教一也零陵楚之南徼也邑乎柳桂之間瘴癘之所濡猺僚之所鄰往往不能得善吏而邑之譜諜亦散佚無可考自余父有懷公少時則已聞先伯祖平樂公

名復者始宰是邑有惠愛及為永州欲按其故蹟詢其姓與名雖邑之耆老亦無知者考之郡志所載零陵令之姓與名亦無有也已而更索民間所藏景泰中所撰舊志則稍具其姓名政事歷官大略而其名亦已誤復為福矣有懷公為之慨然而嘆因復思國家二百年之間其邑之善令多亦有如平樂公或僅存其姓名而又誤或并其姓名而湮沒焉者當不啻幾人而其奸回饕餮乘令之威肆毒吾民者亦幸而逃其名於後世豈非志於懲勸者之所悼歎于是蒐輯散逸得某君而下若干人以為是皆令也則槩登

其姓名于石以著于世雖然後之人過而指其名有不就而問其爲令之善與惡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善也雖百世有不愛而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惡也雖百世有不唾而嗤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是則其爲令也善而名之也甚於旂常之載焉其爲令也惡而名之也甚於鼎象之鑄焉所謂美惡同詞其亦春秋之法也嗚呼其善者蓋不忍欺乎其民而蘄以自盡乎其心初豈有意身後之名也哉其不善者蓋亦偷快意於一時自計以爲其去官與其身沒之後且影響銷盡人無復指之者豈知

更千百年其姓名並彰著而不掩若此噫其可懼也已

夏鍾曰邑無題名而善者無以勸惡者無以懼此典制之大缺者此文悲慼處好警醒處亦好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蔡侯之始去州也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宦游過江南有傳言侯將取道於州州人喜於復見侯也逆諸境數日侯從他道去州人哭而歸則相與謀紀侯之政於石於是署州事判官張君遣陳生潘生來請為之書石余辭謝後一年知州歐陽君繼遣陳生濮生來復以請曰先生與蔡侯相知為深宜為

之書○余復謝曰○余惟與蔡侯相知之深也○是以未敢爲之書○夫蔡侯者居乎今而學古之道者也○古之道盡乎已而不蘄乎人○先其實而深避乎其名○不然畏壘之民○規規然慼慕而俎豆之○此庚桑子之所爲懼而逃去者也○且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有之矣○其在當時權任既重且專○其居官也又久而信○是以能爲百姓立殊絕可紀之功○而後史氏因書之爲傳○若蜀郡以興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渤海也以弭劇盜○書膠東也以增戶至十餘萬自漢時得書者纔數人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絕自見而已自此之外其緣

俗而治者豈遂少哉則以其事無殊絕故不書也蔡
侯蒞州之日淺矣又州佐也操柄所不在故其所可
見者大率緣俗而治侯之心且自謂不能有殊絕功
德加於細民而歉然不以為足也侯之所不自以為
足而州之人乃欲為侯張而侈之不亦拂乎抑古之
以循吏書於其傳者非特以殊絕之故亦以位不至
通顯其所樹立施設止於一郡一邑而不究乎其大
者故史氏亦從一郡一邑書之而謂之循吏傳若黃
潁川薛馮翊其治績尤異固不在於蜀郡渤海之後
以其事業有大焉者則不得從一郡一邑書之故不

以循吏而別自爲傳蔡侯行完而才鉅以方顯庸於時其勒之竹帛而銘之鼎彝固將有待若夫一州邑之績豈足爲侯書之由前言之殆非侯所以致謙之意由後言之殆非州人所以尊侯之意也二生起而對曰先生爲蔡侯言之則可矣而未始爲州人慮之也廣德負山之州也往時爲吏者患州人獷悍多豪黠齗齗不可理以柔道于是一切爭爲嚴峻深文痛法以繩督之而人亦遂相傳以爲非刻深不可治廣德蓋州人之蒙茲詬而病焉者久矣蔡侯乃獨先教化而後誅罰事無劇易處之一以鎭靜人無奸良御

之一以誠慤是以侯既去而人懷思之至今嗚呼此豈深文峻法之所及也哉由此言之州之所以爲治者葢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州之人欲爲之書以示後之爲吏者使知州之所以爲治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余曰若是則可以書矣蔡侯名克廉字道卿泉之晉江人中嘉靖己丑進士今爲江西提學僉事其同知廣德也以刑部郎中坐獄事謫以某年至州某年遷廬州府同知以去皆宜書

夏鍾曰一篇意思不是擲重之意政是誇美之意

裕州均田碑記

裕州於春秋隸楚○蓋楚屈完對齊桓公之言曰○方城爲城○今方城山在裕州境○山旁有楚壁壘斥堠云地故阻險○然四衝○西脇武關○東挾江淮○北縮河洛○南隙宛鄧○四方輻輳○其民平居則奔走送往迎來○諸費轇轕百出○天下有難則往往首先受兵○野多陂陀磽确○上雜砂石○不純可田種○以故俗罕土著○苦窳寡畜藏○輕剽數徙○無錫安侯、來牧裕、既爬剔痌蠹○拊循疲瘵○與裕人更始○先是主計之臣○議括天下田○檄至裕○安侯矍然曰○此吾治裕首務哉○且夫平瘠沃○清錢穀○息訟爭○在此舉矣○未幾、檄復下止之○安侯曰、人苟利矣○

川一作以

吾專焉可也亟請於叅政劉君副使傅君各是之於
是經上畫野則耆艾董其役縱橫廣袤則量人展其
能方弓勾股則算人竭其思跡阡驗畛則區長與程
事因區制畝因畝準稅區爲綱畝爲目綱以羅目則
無漏畝畝爲母稅爲子母以權子則無逋稅川衍原
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岡石山
田三而當一山石陡坡四而當一陂池林麓廨宇鋪
舍廛市之稅例蠲除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
咨詢徧故入無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別故
下有定輸計田凡一萬三千二百四十頃有畸計稅

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畸○矦規畫精密○動中肯綮○此
其大凡也○史氏曰、孟軻有言、仁政必經界始、自循鞅
首禍○壞井田○開阡陌○以迄於今○其間經國之臣○憂時
之士○曷嘗不言經界○然卒莫能行○何也○蓋亦難焉○守
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無慮經久○一難也○語曰天降
雨澤○農夫悅而行旅怨○豪強兼并○率不以均田爲便○
謗讟朋興○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
則必寄於吏胥○則有上下其手者矣○豪右售賕得爲
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一弊孔也○
此三難也○夫安矦可不謂明察深慮者哉○安矦初舉

事時裕人亦多詘詘者曰將無擾我安侯不爲動旣訖事廼人人樂業矣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顧不信哉安侯名如山己丑進士其爲裕多善政茲不書重均田也

夏鍾曰平平淺淺說來文氣自古

建陳渡石橋記

陳渡橋去郭南十里而近當邑西南諸鄉與宜興金壇孔道近郭而又當孔道故往來于其上者踵相踐也橋故以石爲之其始作與其旣毀而易之以木皆不知在何時今獨有石趾在耳而橋木又不一二歲

又壞。壞則輒更而作之。夫屢壞則病行者。屢作則勞居者。而費且不勝計。非石不可以久。而莫之能任也。會有浮圖人德山至。遂慨然諗於橋旁之人。曰吾力能辦此。衆皆曰然。因請山爲主。而相與以貧富爲率出錢若干緡。不足則山使其徒募錢於四方。共得若干緡。買石若干。募石工凡若干。其財取諸願助之家。而不費官帑之一錢。其力取諸傭食之夫。而不勞公徭之一卒。始于某甲子某月。訖工于某月。嘻可謂易矣。蓋山之爲人。吾知之。有粟必以施餓者。而終歲自食糠籺。有錢可以易衣。而嘗衣碎衲。行雨雪中。其苦

行有足動人者是以募人而人爭應之役人而人不敢愛其力宜其成之若是易也於是友人蔣君英玉吳君鎮之爲之請書其事夫橋梁王政之所有事也徒杠缺而國僑致譏川梁隳而單公以刺然特語夫長民者耳矧所謂浮圖者固與世漠然絕不相值者也山戶不粒粟身無全衣以此自足而絲髮無所假于世亦可矣乃復能急人之病而閔閔於一橋之成也如此則彼長民者固衆之所跂而望以庇焉者耽耽而居飽祿以嬉其於人之疾疹怗苦則瞀瞀而莫知葢先王一切所以捍災備害生人之道泯然盡矣

其所鈌者寧獨一橋也哉嗚呼此不爲而彼或爲之其亦可以觀世也已德山某所人其橋旁居人出錢者凡若干人

夏鍾曰此種文極類王荊公

華氏義田記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宗者收族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無義田故義田者其起於大宗之廢乎古者因族而立之宗族人有餘財則歸之宗不給也則貧之宗其族人如腰膂手足之相與爲一體其財賄如津

液之經緯榮灌於其間惟其所虛則注焉而無有乎臃腫羸乏之處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之爲族者莫不有宗是以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田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族甚則有童奴厭饜肉而族人操瓢者仁人君子惻然隱之於是以其力之所及爲之義田以贍其族蓋猶有大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宗之名益隱矣要之義田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爲而宗法則百金之產亦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爲體者不能以相公而

宗法雖織嗇鄙薄之嗣亦不得而相吝是以義田之爲制也狹而偏大宗之爲制也均而溥然仁人君子其知既足以及乎此矣卒莫有推而及乎彼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力之可以自爲而宗法非上之人爲之制則固莫能相聯屬耶何其宜及焉而莫之及也吾友無錫華君從龍積學好古之士也晩舉進士不數年遂請歸其於人間事既已屏絕不挂意而獨不能忘族人之飽飢乃割近郭田千畝爲義田推其遠冑自十一世祖錄事君而下之子孫皆籍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棺瘞給各有

差署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疎人衆則惟視其窶甚不能就塾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棺者瘞者則量助之其管鑰以付錄事君宗子而推擇族人之賢者一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易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別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大君之爲此舉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爲近古者乎余是以本宗法之與義田相與廢之說而爲之記史君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尚益推之而及乎彼也哉

夏鍾曰通篇始終只望其由義田而推及于大宗仁孝心腸廣大氣象具見于斯文矣

救荒渰記

嘉靖癸卯至乙巳、東南薦饑、溧陽吏君恭甫、既三揖穀七千五百石。以助公家之賑。而饑者猶不給也。邑故多渰以匯水。其沙漲渰。在邑西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障不陂。棄爲壙土。久不可艾。君既隱民之饑。則討之曰。古蓋有典役以救饑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上荒。民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爲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異日取粟於渰。是吾以故粟爲新粟也。人力地利。兩易而各得。不亦可乎。乃度渰之東南隅。廣長各三百五十丈。可瀦可防。

測水以準而彊焉遂請於官募民興工民攜老弱就役者踵至君環堤而茇焉以居之每役一人日給米二升銀一分薪一束時米貴甚民以半米易麰菽而雜食之計一夫赴役自食可兼食其老弱疥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堤者爨煙飯餉列舍相接翕然如處村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捄者汲者爨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嬉嬉而臥又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為流徙饑饉之時也其始因涂之底洩之為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為堤堤之外又環之為外堤以捍水外堤之北更洩之為北

池而實其東西匯。以通中池之水。半北池之土。更築北堤。又於外堤之外。並滁三面而溝之。出其土。更築小堤。以捍滁之暴水。內堤之內。三面爲池。出其土。高築之以爲架屋之所。自乙巳八月至明年四月畢工。而麥適登。民讙然散歸曰。史君活我。最其費爲銀若干兩。米若干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計所全活若干人。其墾田四百餘畝。爲圩者三。潦則水礙堤。不得壞田。旱則引堤內之水。灌田可四千餘畝。並滁而田之家。多賴以濟。自是百年沮洳。鬱爲沃壤。水降土升。不相瀰漬。各效其職。以宜地產。萑葦旣去。生我稻粱。堤之

隙地亦樹蔬豆緣堤蔭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蝦蟹蠃羸生生不淰於是即其地立爲義莊歲計田與堤之入與池之魚利易穀可得千石歲儲之以待荒歲之賑一不以給家用君又將築書舍其間以待鄉之來學者而未及也因更名其莊曰救荒莊以其邑人進士繆君所爲紀實來請記蓋周禮上有荒政之聚民而下復有閭相受黨相收州相賙以通其羸乏之猶懼其未也則又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瀦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以是彌逢上下之所不及其民遇凶札或不見聚於上

必見收卹於閭里不見收卹於閭里必見得於地主
古善政行則民免死而得生政是此意
廣瀦鉅野之間其生路爲甚多而天災地沴欲死之
而不能也民生其時豈不幸歟後世有司救荒之法
既疎闊不講又無古鄰保之義以鳩民民有饑饉疾
疫日夜祈死而已余親見乙巳之災流莩滿野民之
不忍爲盜賊而自經死與麋其子而食者日幾何人
余思欲上下强聒而不能而又無力可以及人也徒
惻然傷之而已今之世無周禮所謂主者然貴家大
族之有力而望於鄉者則亦有主之誼而瀦野間田
則往往有之然非有力不能與是以主與藪相聯而

成功今觀史君所爲而益信古之所謂利與富得民者其不爲迂闊也然古之所謂主者皆與有長人之責而世其祿食其責既無所諉而祿又有可耕故其行之則易君既居閒無所責於世而纖毫皆割已之有乃殫力經營若家人之饑然者以是知君之爲尤難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興起禮俗而有裨於國家休息生養之效豈小也哉余既自以其無力而有感於史君乃樂爲之記史君名際嘉靖壬辰進士爲吏部主事不究其用故其施諸家者若此云

夏鍾曰仁愛藹惻之懷溢于紙上可以興起人善心

西峪草堂記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秦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藪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偪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瀧瀧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卽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秦山。俯而顧西峪。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勝又於是爲最。已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君爲人倥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爲國

家建萬里勳也○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嵬才傑士○其所寄意○必於奔湍洶湧之川○巑岏崔巍之峰○泱漭千里之野○極世間險怪瓌偉起曠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發其跌宕濩落不羈之氣○若夫耽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蘙薈○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為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繫交酋之頸○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欵段與

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觝擊砰砰磕磕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發函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躕慨然想見乎揮戈濺血虓虎喑嗚之雄此皆險怪瓌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逃於寂寞背皃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嘗受河上公語耶故曰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爲彼而姑爲此也其有意乎倏而蠖屈倏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夏鍾曰奇鬱有異采雜之
先秦兩漢間不復可辨

任光祿竹溪記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為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為京師與江南人

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眞不能與

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絶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如花孑孑然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絶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鬪富與奇花不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

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吾重有所感矣。

夏鍾日貴竹與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笑罵得好

永嘉袁君芳洲記

介于永嘉左右者。若天台鴈宕之怪巧瓌麗。甲天下。其間嘉卉美木。蓊然雜植。雖博物者亦半不識其名品。故自古好遊之士。輒以永嘉山水物產爲第一。宗裔以爲是非吾好之所存也。吾、獨、好、橘。於是種橘數

十本於洲上遊而樂焉因以爲號曰橘洲主人又曰芳洲主人視其意蓋極世間名山水自以莫如吾洲一切嘉卉美木自以莫如吾橘也而間請記於余余始亦訝其迂且僻而笑之既而歎曰宗喬可謂自足其樂而不羨乎外者矣夫趣有所適則不必其地之所勝意有所鍾則不必其土之所珍嘗試觀於草木之生雖其奇花異卉至不易生之物或絕遠生在海外苟以人力移之而樹藝擁灌之如其法則東西南北惟所徙焉既久而炎冷燥濕之性亦隨變矣而橘也確然獨異乎是蓋昔騷人爲之頌曰受命不徙生

北南國是草木中之專一耿介者也夫騷人彙萃天下之香草美木以況其幽馨窈窕之思然皆未有特爲之頌者其於橘也特爲之頌豈偶然感觸而假物以發興也哉取其臭味之深有合焉耳宗喬少業儒而以醫自進其志行耿介又雅慕王喬羨門子之道翩然有追隘斯世輕舉遠遊之思窺其貌蓋未嘗以肉食之故而變其山澤之臞也其自寄於橘也殆亦有騷人之意乎余愧無橘之德亦頗以迂戇不通於俗余家故隣太湖太湖橘藪也余將買山種橘於洞庭之上而老焉清秋霜落搔首而歌楚頌欲以招宗

喬宗喬其許我乎否也

夏鍾曰袁唐二公與橘因緣不小

吳氏石亭埠新阡記

石亭埠在郭南五里盍陽羨一小山耳而發其奇者自頤山吳公始陽羨諸山多峭拔而是山獨蹲伏蜿蜒以其伏也而峭拔者乃若環而揖焉諸山皆競秀而是山獨若不見其秀者然登是山則諸山之秀可盡攬而有之如人之謙而尊又如人之深藏不自炫露而萃衆文以文其身也公游焉以爲奇于是出之灌莽豺狐之窟而築之室以居因其泉甃而曲之以

爲池。閒則與客卽而觴焉。自是石亭之勝。聞於邑中。而地理家亦以是爲吉也。卽山居之旁而壤樹之以爲生墓、及公之卒也、則遂葬乎其中、而賓從戚友、嘗從公游者。於是又以送公之葬而至焉。以公之所嘗游、而綣然於公之不可作也。則爲之悽愴而悲懷。順之言曰、夫公達人也。豈有所介介於生死往來之間哉。昔者公之來游也。當其朝烟方散、而夕霏又凝。春華始歇。而夏木載陰。宇宙之景。旣日新而不窮。投壺賦詩。惟意所適。鳴琴角奕。分曹更進。人事之樂亦遞代而不厭。于斯之時。孰不以爲此樂未極。而公則已

憔憔然亟爲身後之圖培壠樹櫝若恐後之以公之達蒞不待奏雍門之曲而知樂之必有盡其從公游者又不待聞山陽之笛而知聚之必有散矣夫葬者藏也藏者息也此其無知而不可以生致者也雖然高臺未傾曲池如故果木花卉手植猶存其有知而可以生致者又安知其不且往來嬉戲乎其間春猿之與唫而秋鶴之與飛矣乎以公之生而游也有不忘乎其死之圖孰知公之死而息也有不遺乎其生之樂者邪此可與通乎幽明生死之故者道也故余爲此言以慰公而且以慰夫嘗從公游而悽愴悲哀

於公者。公諱仕、字克學、爲人剛重有廉隅、博學而文、
少發解南畿、舉進士、歷官提學副使、其爲副使也、坐
不能俯仰。故早乞身焉。而足其樂於谿山泉石之間。
公晚而有二子騂騂、其所交多當世豪傑。在同鄉中、
與養齊徐公相交尤深。以余之無似。公亦忘年而與
交焉。余寓陽羨時。公數邀余飲于茲山之上。而公之
營墓。嘗埋雞卵穀芽五色線。以驗其氣。則余及見之。
葢公嘗屬余記其所謂山居者而未果也。及葬、公之
弟儔、以新阡記爲請、嗚呼、不及記其山居。而記其阡
焉。其亦可以復于公矣。

夏鍾曰不悲得好

胡貿棺記

書傭胡貿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貿少乏資不能賈而以善錐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删次之以從簡約旣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貿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旣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於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書傭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

不能爲此貿於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於書不能及古人蚕絲牛毛之萬一而貿所爲則蚕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貿則予事無與成然貿非予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者哉貿平生無他嗜好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於酒所傭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饜否貿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壠之灰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顚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予年近五十兀兀如

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覩向所謂披閱點竄○若讎我者○蓋始以爲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旣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貿雖尚以傭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豈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貿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予旣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貿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于○世○而○又○或○

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予之勤
因以不沒而貿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貿之功也余之
書此亦以還功於貿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爲儺
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貿之肆
肆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
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夏鍾日人
奇文更奇

奇文更奇
復旦日人

與一時亦無以異也其亦何賦之有
某爾昔從事於制藝合而一付之無何不一□□
而叢後後人又以披閱豐富知余也哉然則質之□
昔此亦以還功於質也雖然余既以披閱豐富爲遺
因以不沒而質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質之功也余之
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删次之人則子之勞

傳

暘谷吳公傳

公名傑、字士奇、武進人也、其爲醫始公之高祖肇艾寧、贈太醫院判、公之學、自青烏氏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訣、無所不通、醫特其一枝耳、然竟以醫至大官、其於醫精究古方書、而善脈、其治病不純主古方書、而一切以脈消息之、有初若與証相反、而卒無不効者、其餘奇疾尤効也、弘治間以明醫徵至京師、遂以醫游諸公卿間、公醫既精而儀觀磊落、濶達善談說、頴然見鋒鍔、于是諸公卿

争迎致爲上客京師諸老醫與公同時所徵諸郡國醫莫不望風下之是時都御史王鉞鎮大同奏乞吳某調治邊軍未及行御史顏頤壽給事中李良度皆奏言吳某宜在供奉不宜棄之邊地下禮部禮部尚書集所徵郡國醫試之卒無踰公者故事高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而當遣者若干人公爲之請曰國家三四十年纔一徵醫耳若等幸被徵又待次都下十餘年而又遣還誠流落可憫願不入御藥房而與若等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幾年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公入御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

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譖之上曰宗周所薦多私人且通賄實不能醫上曰吾當自試之時上病喉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上喜甚嘆曰有醫若此乃不以醫朕耶因厚賜公詰責譖者而謂宗周爲忠公自是得幸於上上每病未嘗不屬公公治之未嘗不立愈一日上獵射還憊甚感血疾公進犀角湯愈命進一官賜彪虎衣一嘗幸虎圈虎騰而驚公療之愈命進一官賜銀五十兩表裏一頃之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公進理中湯立愈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上所游幸公必從嘗侍上卧至以肩倚上或摩撫玉

體有不以屬左右近幸而以屬公其分御膳喫公有左右近幸所不能得而公得之自醫士十日而遷御醫自御醫三月而遷院判凡一愈病則一遷爲院判當遷者數矣公固讓三年而遷院使上親寵益篤嘗欲以禁衛銜公賜蟒衣公謝曰臣以藥囊侍陛下此非臣職也上乃止某年上南巡公以醫諫且泣曰聖體尚未安不宜遠行上怒曰汝醫官也敢乎叱左右掖出公留京師駕行至淮漁於清江浦遂病還臨清夢見公急遣校尉召公公馳至臨清見上上泣曰而不憶我耶公亦泣遂扈從還通州時權彬握兵在左

右○見上病○一旦不諱○懼誅○欲據竊穴爲亂○力請復幸○宣府○公脉已驚甚○密言諸大奄曰○疾亟矣○幸○可○及○還○內○耳○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輩○即死寧有葬地乎○奄以爲然○乘間百方說○上○上意動○而彬亦數從○公○覘問上病何如○即○詭○言○曰○且○愈○矣○勿○憂○也○已○而○駕○還○京○師○崩○彬坐誅○殺皇崩之幾月○而公亦致仕去矣○既致仕○留居京師○遣其二子、徧從○翰林諸名公游○壬辰子希孟舉進士○以才廉擢給事中○於是以恩進○公階朝列大夫○甲午子希、曾舉於鄉○自某年公還武進○稍葺室廬○治田園○爲終焉之計○公既老居鄉○不復爲人治病○

而親戚故人有奇証或病危甚衆醫所不治者乃以請公公亦間往往則應手愈居間誦老莊氏書盖究金丹內外秘訣以冀所謂長生者其自號暘谷谷者谷神也或曰暘谷海東仙人所廬歲時與里中故人雅歌彈碁飲酒爲樂酒酣數語及穀皇時事出所賜衣物未嘗不泫然流涕也久之希孟爲廣信知府懇乞致仕歸養歸數月而公卒始公每自詫得丹訣指其小癭謂人曰此中有物矣先卒之一日余往候公公紫色瑩然如平生希孟曰唐翰林在公點頭卒時神氣不亂整衣端坐口云好好遂卒年七十有八嗟

乎公信多奇矣哉希孟居鄉有志嚮師事徐養齋先生而友余余是以得備聞公之行事爲傳而敘公在毅皇時事獨詳焉以見公之遭遇以俟國史傳方技者有考云

夏鍾曰鋪敘得龍門妙處

李宜人傳

余讀同年友羅君洪先所爲述其先人副使雙泉公與李宜人行事爲之慨然而嘆益嘆吏之漬於墨而潰其防也然而潔志好修之士不宜如是其少豈亦有所累焉而不能自免歟且夫陰柔之性嗇而耽於

飾牀第之言眤而易以售向非剛士孰能自免于此即有能免於此而或窺鑄揣空乘其耳目所不覺而陰入之賂幸而覺之又牽於愛而有濡滯不忍之心往往壞名而失志以至於敗可憐也已故內有采蘋之節則外有素絲之風內有交徧之讁則外有終窶之怨言所自者微也雙泉公固潔志好修剛而不惑者而宜人之助益亦多焉雙泉始以諸生游學於白河雙泉產故窶而旅中益無以為資宜人匍匐憔悴以佐朝夕之急然此猶迫於無可柰何至如雙泉舉進士由兵曹郎歷鎮江淮安兩郡守官尊而俸入多

人謂宜人有遺矣而此兩郡又夾江淮之衝漁鹽米穀重裝大賈之輳多見可欲以是吏于茲者潔志好修之士尤少而肥家以去者爲多與所謂窺鑄而陰入之賂者亦時時有焉故爲吏人妻者不饜於肥家之公橐則饜於窺鑄之私賂矣雙泉爲此兩郡守其所入既不足以肥其妻子而宜人亦小心奉約束惟謹其苦楚淡泊如在白河時至雙泉解官歸宜人篋中皆故貧時物也無一增者雙泉爲兵曹郎是時奄瑾張甚雙泉以奉法數忤瑾瑾𢟪之數使人伺雙泉雙泉於是日夜留曹中治文書不敢歸而宜人獨擁

尸甕馬矢買魚肉以餉雙泉○而自與諸女奴食脫粟○或雜以稷菽○有旬日食不肉者○瑾伺之數月○亦竟無所得及雙泉在鎮江宜人攜女奴○日往後圃○掘野蔬而食之○雙泉旣廉不受錢○又往往割俸錢以資過客○宜人不謂迂也○宜人於是凡再受封矣至無錢買冠帔○而嘗從諸寮婦飲○諸寮婦皆冠珠翠○冠明璫○錦袿釧金纍然○宜人旣素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衣以往○逡巡席間○諸寮婦以爲苦也○更密勸以賂○宜人嬰然曰○若不知吾夫耶○且吾安得聞此言○諸寮婦因竊嘆笑○已而女騎有私獻金器飾者○蓋乘雙泉所不覺

也宜人痛呵絕之曰若不知吾夫耶諸寮婦至是始赧然以賂爲耻焉嗚呼使爲吏人妻者盡如宜人則安有所謂牀第之言與窺鑄以敗其夫者郎有然者使其盡得見宜人之事安知不有赧然耻如諸寮婦者乎此余之所深歎也宜人故長史李勲之女歸雙泉若其年以卒有子一人而妾所生子二人其女二人則皆出於妾宜人子獨洪先耳宜人均而字之尤善處嫡妾之間兩妾中其少者柔婉自媚於宜人宜人愛而撫之其長者故窘宜人然弗爲較也第拊心自泣而已亦不以言於雙泉後雙泉自知而欲督過

之。宜人曲爲救解乃已。其或雙泉自以他事督過此兩人。宜人曲爲救解乃已。此在宜人不爲奇。然亦人所難者。宜人既卒、洪先以書屬余。使爲之傳。余於交游中雅慕洪先。洪先凝重醇慤。其志必欲爲古人而後止。可以觀雙泉與宜人之敎也。而宜人之事有足係世風者。故余掇其一二大者。著于篇。而又以志余之所感云。

夏鍾曰敘事全帶議議古氣逈人

章孺人傳

吕氏有賢母曰章孺人、孺人讀書解道理。有女士之

行孺人之知書也自其父省菴翁翁先世累有顯人家故多書而翁尤好書日誦及六千字爲準日誦不及六千字不寢于書尤好誦五經自漢以來諸家之說五經者皆能通之爲文博雅尤工騷選然冲澹不好仕進以布衣終翁無子而有女一人孺人也自幼受句讀於翁翁以爲能既乃稍進孝經論語大學及史傳所載列女賢人孝弟之事種種能識其大指翁乃慨然而嘆曰惜乎使汝不爲女子章氏文獻當在汝矣葢既以喜孺人又若自恚其無子可屬然者孺人既歸於呂其夫爲芝山君其芝山有祖母章與母

趙母孫皆在○而芝山兄弟數人○諸娣婦比屋居○孺人奉一祖姑○事兩姑○處諸姒○能壹不失其歡○祖姑章者○孺人同族○亦謂爲從祖姑者也○年高性嚴○諸子孫婦莫能揣意嚮○顧意獨在孺人○然非以重親故也○諸姒數因孺人進飲食○問起居○章卽喜有賓祭宴饋之事○章必以命孺人○孺人唯唯受命○然不敢專○必以請於兩姑○退又謀之諸姒○以故諸姒欵欵益和○兩姑亦喜○吾婦之能代事吾姑○而章又益悅也○孺人與諸姒居○欵欵益和○然愼重寡言笑○卽有內事相關涉○數語而已○或問及書史○輙以不能對○以爲非婦人事也○惟見

芝山夜讀史間舉省菴所評史一二語以問于是芝山乃知孺人之嘗讀史也至於訓授諸子書則縷縷竟朝夕其語有外傳所不能詳者孺人之生子洵也後洵既生而不娠者又七年洵又多病力請爲芝山納妾妾始娠孺人緝衣絮具湯沐親自舉兒兒死涕泣累日夜是年而孺人自有娠明年濵生又明年泌生而洵病亦愈孺人之生洵與濵泌也後洵又病恒愛而憐之然厯厯不爲姑息居常啖兒精果勿與粱肉即與皆大人餕羞之餘未嘗爲兒烹一雛其所與襦袴皆澣衣爲之不爲製一新繒常曰兒福薄豈勝

美衣肉食耶至於割鮮烹焠之地與里巷謳歌劇戲之事皆閉勿令兒見即鄰舍小兒倘蕩無狀者戒勿與游狎洵少拂于孺人教旨孺人視之甚愠然不忍箠撻又不欲聞諸芝山輒自懟為之對案不食啖之乃喜洵稍長知勤苦與兩弟夜讀書課文夜過半孺人即又慮其勞以病也輒令女奴趣就寢或自起滅其燭常謂洵兄弟曰汝先世賢人之裔也余家先人亦世世讀書宦顯余父雖布衣文學誼行伏一時余婦人也又不幸無兄弟先人之業絕於余父矣兩家文獻在汝豎子可不慎與憶余父且死時汝曹尚幼

乃以先人田盧遺其嗣孫而以所藏圖籍文書畀汝父且謂余曰他日汝子可教教之讀吾書吾死不恨矣汝兄弟志之及洵爲諸生嘗就舉弗第孺人慰之曰汝年少學未成爾且余與汝父教汝書固不願汝祿養也汝能績學修行縱終身不遇如余父可也不然徒苟且富貴即鍾鳴鼎重亦何足道于是洵强學博問以儒有聞而章氏之書乃大行洵居官凜凜有名節其志師古人務究於精微而止蓋皆自孺人發之余觀前史女子能讀父之書者率載以爲美談至於有家之傳則往往以託遺書爲重事是以重於有

子而伏姬班姬之屬雖能讀父書然終不足以世兩家詩書之澤者其竟以女子故耶孺人奉其父之遺書與其遺言以教而成其子子洵強學飭行傑然以儒自見於世人且望而慕之曰是得於章氏之書者爲多是使章翁無子而有子其書無傳而有傳也蓋人知孺人之爲賢母而不知乃其所以爲孝也余故爲之傳以著之孺人諱寶浙之新昌人子三人光洵光濱光泌光洵舉進士今爲御史

夏鍾曰女子能讀父書奇一教子以讀父書奇二章翁以所藏書畀其女而章氏之書大行奇三

俞孺人傳

俞孺人者、玉山詹君諱某之妻、訓導鈿之母也、鈿生而孤、時孺人年二十有五歲、鈿伯兄某、始三歲、孺人居孀矢節、至今凡若干年、卒以植二子、而覩其成、自二子幼學於塾、每夜歸讀書、輙篝燈火紡績與相對以爲常、被服食飲、令母得擇所欲、母得詈人出惡語、言有過、輙請於其舅而呵責之、一不爲掩蔽、鈿自童孺時已恂恂若老生、後舅氏沒、而二子且長矣、則使某業農以給、而使鈿專業於儒、又縱鈿使日與邑之諸雋游處、鈿痛自感奮、日夜刮淬在諸生中、數年以學行推擇超等爲貢士、鈿居京師、是時四方修行之

士若鈿之同郡徐子直成都趙孟靜輩相與群居講學鈿悅而從焉恐不得卒聞然世方騖于功利雖薦紳儒生皆不喜若輩說或相指笑以迂濶孺人詢知其子之所與游者某人某人而又詢知其所與游某人某人者如何人也乃獨心喜焉鈿為人愿而善藏其居衆中退然不見辭色而其介然有所不為既訓導於常亦闇闇不自標幟時或舉其所聞于先生長者一兩端為諸生論說諸生相與服其行而信其言孺人以鈿之能惠于諸士也則又益喜鈿為訓導幾年諸生某某輩本其教之所自也相率請余為孺人

傳余既傳其事而論之曰夫女子非立節之難而立孤之難然世所稱立孤者謂其不墜門戶或能以榮進顯云耳非有能教之以正而成之者也就有能教之以正者顧其爲教也止于其母之身其教之所及也止于其子之身而足矣今孺人乃能使其子盡友四方之賢人君子以助乎其教之所不及又能使其子以身爲諸士師以廣乎其教之所及蓋其所以風世而軌物者遠矣噫嘻此豈婦人女子之所幾也哉

夏鍾曰婦人能使其子友天下士又能使其子爲多士師信乎其爲賢母矣文特見大意

葛母傳

葛母李姓、諱妙賢、鳳陽李翁諱泰之女、同邑葛翁容菴諱欽之妻、貢士澗之母、容菴翁豪雋有氣槩。游於商賈中。能自見其奇。嘗上書巡撫。言鹽法河渠事。利害甚具。語在王文恪公所爲傳。始容菴之賈於揚也。母獨家居奉其舅姑。服勤幹蠱。兼子與婦之役。容菴是以無遠賈之憂。而舅姑亦忘其子之不在膝也。其故廬災於火。容菴自揚輦石輸木。而經理匠事。皆屬之母。其居之成也。至今族人聚而居之。已而從容菴徙於揚。則又助容菴構新居。其經理視鳳陽時尤勤。不踰時而寢堂言言。遂如故家。至今子姓聚而居之。

母家於揚幾十餘年○揚之俗呰窳浮麗○男子游手末作○其婦女鮮事織績○而習爲假髻侈袖緣履之飾○母獨織於治生○蚕起育雛○食豕釀酒造醯○翦裳滌器○染纁湅○繰僕僕迨燭不自休○至見美麗服器飾○輙閉目斥去○以是能殖其家○不獨容菴居積貿遷之故也○母雖以織治產○至於振里族之乏○繕橋甃衢○粥餓棺胔○縱解簪珥○亦無所嗇○容菴慷慨行義○傾貲結賓客○蓋不獨容菴之能施也○女夫死無子○命子淵爲之立後○其父母死無子○又無可後者○則以義立主○奉之別室而烝嘗之○其知大計往往若此○母性凝重○訓御諸婦

諸女如師門內無嘻嘻聲○尤謹嫡庶主僕之分○僮婢三百餘指飽饑逸勞○人人自以爲得也○其教諸子有法○尤屬意澗○澗好聚古書○購書數百金以上○澗能爲古文辭○所交多四方名士○館穀饋遺○諸費日出○母恣之勿問也曰吾夫積金使吾子易以爲善○今吾散金○以成吾子之善也○不亦可乎○已而聞湛甘泉先生講道南廱○則遣澗往○澗於是聞體認天理之說○未幾構甘泉書院於揚○費且數百金○澗請於母○母曰此義事也○亟圖之○自是書院成○而揚之士彬彬多嚮方者○母年七十有五而卒其詳載在太僕盛公所爲狀、而盛

公又題其旌曰賢貞。蓋不誣云。母五子淵澗澄江漢、而澗最知名、余亦知澗者、於是澗以傳屬余、蓋余讀鄒東郭先生所爲母阡表。太息者久之。以謂伊洛先生在當時。彼號爲衣冠士子。群咻衆信。乃不及一女子。又謂葛母可方尹氏之母。其說云然。然余以謂尹母之所以能彰於世者。焞則貽之也。伊洛之門其穎敏才辯者。幾何人。而確實堅苦。言行必信。能守師法則焞爲第一。是眞能以善養者。而母之訓益因以彰澗所聞於師者。固伊洛語也。澗也自是焉益落其華而收其實。習其傳而反諸心。求其所以爲焞者。則所

以使其母之有傳者○固無待於人○而惟盡乎已○而其所以盡乎已者○固不在於聲華辭藝之蔚然者○而有在於克己反躬之闇然者矣○故因東郭之論而附著之○

夏鍾日前半敘文嚴肅後半許論灑落

唐荊川集卷之三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雜著

鳫訓

執徐之歲、有鳫集於顧舍人第、舍人筮之、得小過耑、其繇曰飛鳥遺之音大吉。博物先生、聞而往賀之、至則虢華公子在焉、公子謂先生曰、鄙人聞之、人事占幾。天事占符。幾罔弗盩而能垢。符罔闇沕而弗彰。益昔者玄鳥集戟。黃雀投環。游龜像紐。墜鵲化印。斯瑞耿乎瑣哉。然猶薦紳動邑。焜焜燿燿。若天授幽契而

和一作秘

神畀和寶焉者。夠夫鳫抱陽背陰。羽蟲最靈者也。廼今斂翮戢翼翩然來賓。斯亦異矣。於舍人何所當焉。願先生爲舍人鋪張而揚推之。可乎。先生曰、唯唯、可乎哉、可乎哉、請撫儀所聞、而公子選焉、夫陸杜隰黍。秦粟吳粳。芬馨狠精。穰穰滿胜。爾乃嘯儔命侶。唼喋蹂踐。一飽恒餘稭啗。每饜此葢飲食之至樂也。舍人肯羨內饔割肉大官。潛脆腥膿。溢腹盈餐。若是何如。公子曰、夫繫稻粱之謀者。忘冥冥之志。沈豢養之適者、違性命之和。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願聞其他。先生曰、文獸[illegible]皮。珍禽辨羽。爾乃披黼戴黻。純緻雜

緇纖毿似鬒溫氄方緜毰毸翃翯翽翽差池濯泠波
以修容颺輕颺而整儀若夫東海獻朱上林呈白匪
恒理之所寬亦云極態而盡飾於是使鷿鷉羞綠山
鷄讓錦比蓋羽儀之至文也舍人綰銀垂黃錯以絺
藻顧步流暉折周展耀若是何如公子曰古之言章
服者特以殊等威別上下而已非以爲後榮極觀也
且令聞被躬安事文繡哉
先生曰鬱埜茂林平皐廣澤罻羅無所安施矰繳爾
廼頡之頏之翔而後集輟雲霄之勁翰指天地以假
息故易著漸磐詩詠遵渚豈比夫鶡鴇蹌蹌乎榆枋

鷦鷯早棲於籐蘼者哉○此葢居處之至適也○舍人待
詔石渠之庭○侍直承明之闥○棲遲雲陛○偃仰華榱○若
是何如公子曰、儒者以禮義爲安居○未聞文軒夏屋
之爲快也○且夫東方朔陸沉金馬○奚足道哉○
先生曰神頡作書○實始鳥跡○而鴈以字稱焉○觀其隊
矯朋騫○翕趿糾紛○一從一橫○乍合乍分○既錯落而成
點○亦聯綴而爲畫○拂素霓以施鉛○依玄霞以和墨○於
是捲蝌蚪之奇形○奪蝸蜒之巧○篆此葢法象之至章
也○舍人搦碧玉之管○操文犀之觚○斯籀是摹○鍾王爲
徒○若是何如○公子曰、書者六藝之一耳○且夫餘墨成

滮敝頹成塚固已勤矣。無適非古人所游藝者哉。

先生曰、秋空泬漻。金波皎晶。川原寂寥。百籟收聲。爾廼楊吭鼓頰。載飛載鳴。嗰嘶嗑喈。嘹嚦呷軋。或趍羣而響駛。或儔侶而聲遲。或雙呼而雝雝。或單嗷而悽悽。或中斷而更續。比律呂之相諧。於是鸛鶴爲之罷唳。鵁鶄爲之噤舌。羈旅聞之而遐思。離妻聞之而於邑。此葢聲音之至極也。舍人擅中吳之逸韻。汎下里之煩吟。攡篇掜句。錡玉鏘金。若是何如。公子曰、歌賦尚矣。然雕蟲篆刻。哲人刺焉。願先生少益其說也。

先生曰、積石草腁。交河凍合。峨峨層氷。皚皚疊雪。爾

廼審圓方之闔闢○謝坎維而向離服○匪垂翅於寒門○爰睎羽於暘谷○異往來於玄鳥○類屈伸於尺蠖○此蓋消息之大時也○舍人始焉豹隱吳門○廼今遘休際○呂連茹彙征○以應鴻漸○豈徒曰好爵是嬰若是何如○公子乃俛首深思而未荅也○先生遂推而進之曰○夫鴈有六德焉○知時寒燠○智也○時去時來○若有約劑而不爽者○信也○御蘆以避戈○愼也○締偶不亂者○介也○能群者仁也群而有序者禮也○舍人備姱蓀眞○襲華振若○畜茲六德○協於禎祥○若是何如○公子乃雀躍而起○喟然而嘆曰○噫吁休哉○夫嘶萬物之精者○不以通塞異

觀究天人之際者不以幻化眩見故履幾莫如謙謙承符莫如兢兢謙謙者人益之兢兢者天庇之然則來鳳之爲瑞也蓋亦主人之自求多福哉詎不閎哉彼諦圖測諜以覬靈者末矣於是舍人再拜謝先生先生乃去

夏鍾曰比類徵辭象物賦形典不枲野麗不傷浮可入六臣文選

讀春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

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守。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顓征伐。雖其顓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

不睦下王本尚有二十六字

相恤下尚有七字

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顓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忿兵。有應兵。有討不睦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讐。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者。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愎諫。有借以說於大國。有爲強臣去所忌者。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于盟會侵伐。則絶無一書其故者。非略也。以爲其會其

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
殺大夫必名要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
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
畧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
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
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爲有罪無罪焉可也
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爲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
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亦然是皆無益
於春秋也而徒爲蛇足之畫者夫春秋經世之書也
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

所由來漸矣不早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
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
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久假焉而莫之
歸也其爲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
春秋書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
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
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
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
道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

於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弒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草莽瀍洛之外聲教阻絶於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横變易禮樂焉衆暴寡大小相朝強弱相劫無上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葢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裔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亾而春秋作

詩未亾天子之權存詩亾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亾之後雖一日不得緩也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於中國者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磬於大夫矣盟溴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磬於大夫矣衎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爲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

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篇曰人曰大夫而巳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爲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勲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閲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矣

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署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鞍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爲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爲貶彼黶閱之徒以名見者乃爲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爲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曰書人爲貶則曰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

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書○墮費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爲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

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巳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者一人苟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鬭猶不若權之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由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

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群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典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群然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吳楚攘斥

中夏又安。未有如名陵城濮者。而摟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名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權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爲道耶。其爲無道耶。桓文之戰。其爲義耶。其爲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攘斥、吳楚。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

法而桓文且將爲法受惡矣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爲急病而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畀宋爲譎已甚桓之末年後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於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顯論功也而春秋者顯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內外之辨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外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爲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荊人不道間周之亂

羋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效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夷之。春秋諸侯中其顯然爲逆者莫如吳楚。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矣。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於儀夷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未廢而四裔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裔交侵。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躑躅之勢已見。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

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荊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次于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裏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殽之役。而秦晉相

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略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橫者。殽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殽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酋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狄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於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

然附楚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蓋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號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爲狄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狄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狄禍極矣。書伐鄭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狄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橫而齊晉

扼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今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靳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鸇之搏而縶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於此嫗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而逐之以僕爲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爲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裔縱橫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於主而莫之怪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

一本狄皆作夷吳楚二字本作夷

秋誅亂賊者誅其弑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弑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弑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吳楚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夏鍾曰可與趙汸鄭樵呂大圭劉永之劉知幾諸論相發明

附考

稷宋地澶淵衛地宋殺大夫司馬公子卬也曹殺其大夫莊公二十六年三桓魯孟孫叔孫季孫六卿晉趙氏范氏智氏荀氏魏氏韓氏七穆鄭子展子西子產伯有子太叔子石伯石孫卿衛孫林父甯卿衛甯喜魚卿宋魚石華卿宋華氏陳卿桓子齊大夫鮑文子齊大夫原仲陳大夫作中軍魯季氏成公十一年舍中軍昭公五年湨梁水名在河內軹縣衍衛侯名陽州齊魯境上邑越近垂地彭城宋地朝歌衛地晉陽晉地徐大夫公孫敖也瞿

泉洛陽城東地雞澤衛地夷吾隰朋俱齊大夫狐
偃趙衰俱晉大夫欒黶荀偃俱晉大夫高厚齊大
夫華閱宋大夫蕺齊地南蒯費邑牟弗狃陽虎俱
陪臣郈叔孫邑費季氏邑成孟氏邑蔡丘齊地在
陳留縣踐土鄭地召陵河南開封地城濮衛地譚
遂俱小國執曹畀宋晉文公事儀弊木邢地楚丘
衛地河陽溫晉地獻舞蔡侯名厥貉地名江黃近
楚小國殺彭衙俱秦地令狐晉地河曲晉地庸東
南小國虎牢鄭地中楚縣昭公四年會于申宋之
會襄公二十七年虢之會昭公元年州來莒邑黃
池衛地於越入
吳定公四年

[illegible]

宗涿陽城東地攀澤衛地夷丘隰明供齊大夫邢
還趙袁俱晉大夫欒[illegible]茍[illegible]供晉大夫[illegible][illegible]齊大
夫華閲宋大夫[illegible]濟地南蘭費邑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供

說

續猫相乳說

猫相乳。古未之有也。自唐以來至今。僅兩見耳。然在馬北平家。特以異母而乳。無母之子。猶曰憐其無所於乳也。而乳之云耳。而在博士吳君家。特以二母交相爲乳焉。是尤可異也。夫此二者。其爲和氣之致信矣。余竊以爲唐德宗崎嶇兵戈間。內輯外捍。合睽爲同。用武功致天下。天下之和。故其爲瑞也。特見于武臣之家。矧今天下欽福錫極。匝洽胎卵。以文德致天下之和。故其爲瑞也。亦特見于儒臣之家。然則謂其爲天

下○之○瑞○焉○可○也○昌黎以爲一家之瑞狹矣○雖然、和氣之寓乎宇宙也○其發也必有以起之○其凝也必有以鍾之○譬如醴泉朱草○不擇地而出○然據其所出之地○以固自有以鍾之也○且夫武臣多慣伎喜鬪○而史稱北平爲將○獨先拊循○至殫家以賞士○甘苦與同之○使德宗能以武功致天下之和者北平實多力焉○其獲茲瑞也宜無足怪○而吳君豈弟而不陂○諸兄弟之子○更相子也○友讓之義○信乎其家○而長者之風○行乎其官○以能不負天子菁莪育材之意○若然者○其亦可謂有斯猫之誼也歟○余知其獨瑞于二氏也○豈其自有以

鍾之歟由此言之雖謂其一家之瑞亦可也抑聞之史氏又言北平後與李抱眞爲隙遂以私忿隳其前功是北平終有愧于茲瑞也已而吳君方且益崇令德協恭僚寀以倡諸生而陶之太和則茲瑞也其將專于吳氏矣乎書以望之

夏鍾曰猫相乳古未之有自唐至今僅兩見然則猫相乳比芝草麟鳳不更稀奇乎以爲天下瑞可也

題跋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余與諸生泛小舠如

陳渡臨流歌嘯渺然百千里江湖之思因詠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鬭則癢技於獫歇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為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沉酣豢養與君為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壒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遯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余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鑿坏羊

裘之徒並列隱逸傳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蒹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又其所以為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為之一笑遂書以示諸生

夏鍾日多少感慨意在言外與蒹葭三章相掩映

題大營驛

莊子以子之於父為命之不可解以臣之於君為義之無所逃意若以君臣為強合予嘗疑其不然觀岳侯所題大營驛壁其處心積慮未嘗一日不在於復河北迎二帝眷眷然若赤子之於慈母然此豈無所

仇一作虜

逃而為之其亦有所不可解者乎侯之言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此侯之所以自狀而吾之所謂異乎莊生者耶彼高宗者乃忍於忘父臣仇其獨何心且已既已忍於忘父矣有臣焉為之急於其父如侯者亦竟殺之又獨何心嗚呼綱常萬古事也其磨滅與不磨滅只在此心之死與不死而已高宗之為心何如也宜侯之竟以殺身而河北卒不可復二帝卒不可還也大營驛故在永州侯所題字久而湮沒余父為是州乃勒之而因并侯所題廣德金沙寺勒之蓋侯之心尚烱然在宇宙間未死也固不係乎石之勒與

不勒蹶然使忠臣孝子英雄之士過而讀焉其將慷慨泣下沾襟而繼之以怒髮衝冠者乎夏鍾日不嘗藥不討賊春秋加之以大惡而不敢辭彼高宗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

跋周東村長江萬里圖後

少陵詩云華夷山不斷吳蜀水常通只此二語寫出長江萬里之景如在目中可謂詩中有畫今觀周生所畫長江萬里圖又如見乎少陵之詩可謂畫中有詩詩中有畫長江在詩畫中有詩長江在畫然則長江屬之詩耶屬之畫耶葢嘗登金焦之巔俯江流而太息其將謂之詩耶畫耶

書黃山谷詩後

黃豫章詩眞有憑虛欲仙之意。此人似一生未嘗食烟火食者。唐人蓋絕未見有到此者也。雖韋蘇州之高潔。亦須讓出一頭地耳。試具眼參之。吾若得一片靜地。非精斷葷。當須絕粒矣。蓋自覺與世味少緣矣。然非爲作詩計也。

跋李懷琳書絕交書後

大則虞庭禹水稷穡皐刑以至夔石益獸。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治。細則匠人審曲面勢斧斵斤削鋸解鑢磨。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室。其致一也。始予見文

氏所刻帖中載李懷琳所書絕交書。後乃見孫氏所藏宋刻本。則精神相去十倍。書之者非有異而刻之者異也。雖有善書。非善刻者固不能發其精神。而傳於世也。釋氏亦云。譬如筌筏。非有妙指。不發妙音。字刻亦然。

跋異僧書心經碑後

余始聞江陰觀音寺、有異僧書心經碑甚奇怪。既欲往觀之。則已火矣。已而麟陽趙邑侯、購得摹本、余始得而觀之。則如昌黎子從登太華之顛。危峰怵目。愁不能下。眩慄欲死。少焉神氣稍定。又如東廓隱几而

聽天籟之作萬竅怒號口鼻盡奮而各騁其趣之所極而後止吁所謂技蓋至此哉雖顛素之奔放狂譎比之此書猶爲拘攣繩墨而不能展矣雖然其奇怪若此而草法未嘗不在也世固有不反經則不合道者非圓機之士誰能信之此書碑既大而摹本亦絕少蓋俗眼鮮好之者麟陽既得此本乃付黃生道使再刻石寺中以還其舊嗚呼神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贊

杭中丞雙溪像贊

𡸕然者其位望之隆也○而退然其有寒士之風也○黝然者其若愚之容也○而蔚然其爲詞人之宗也○惟其吶于口而辨于文○崇于位而卑其躬也○是以海内操觚之士○惟見公逸思麗藻之不可及○而溪叟山臞惟見公悃愊眞率之可與狎而同也○

古菴毛先生像贊

順之昔以通家子弟日侍於公也○葢嘗見公貌古而氣清○偶披圖而載拜○驚面目之如生○究公所立○自堪不朽○豈必恃此而後能久○惟忠信以爲基○而繩尺之是守○善積於生前○譽光乎身後○將使嗣子篤其孝思○

而鄉人望之如斗則雖有像無像或像之似與不似其何足以繫公之存與否然而有慨乎老成之不可作者則未嘗不快然於典刑之尚有嗚呼古之所謂鄉先生者公其人歟公其人歟

蔣雲壑像贊

人見其以貲起家則以爲力田致豐而傾身交游冠蓋過從則又有俠士之風人望其高冠獸補則以爲武人之容而丹青詞藻摸寫之工則又與墨客而爭雄蓋是數者多不能兼而足以知翁之才無所不通也

銘

銅雀硯銘

昔維瓦藏歌女貯舞馬今維硯佈圖史承鉛槧嗚呼其爲瓦也不知其爲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落又安知其不復爲瓦也葢雄豪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卿不得而有之吾嗒然有感於物化也

鼎硯銘

嗤爾者謂爾無腹不可以承公餗識爾者謂爾有靈而可以辟妖精尚從我於深山之中魑魅魍魎其莫之逢

王刻有小序廿六字是另有一銘

半月硯銘

礲而瑩之出其樸也則以爲明之半生墨而傳之含其垢也則以爲魄之半死死與生與爭於其所也其孰綱維乎此

黑石硯銘

硯之未琢石卽是墨硯之既琢墨卽是石問於道人道人守黑是亦一石是亦一墨既已爲石與墨矣而烏能辨石之與墨

方硯銘

汝之量足以茹垢納汙而不攖於慳也汝之守足以

砥廉峻隅而不刓於頑也蓋既惠且夷可否之間也

方圓硯銘

惡方喜圓常物之情喜方惡圓幽人之貞皆物我之相笑無益損乎爾形

小硯銘

大者凝然利以居小者扁然利以行不有居者墻壁戶牖誰與供十年之著述不有行者蒼山白水誰與收五嶽之精英

又

昔人有言一斛臭水而藏蛟龍是維涓滴視之正黑

或蟄其中忽然躍出雲滃電掣文章滿空

斧硯銘

謂爾為藝苑之精吾疑乎其形謂爾為凶門之揮吾疑乎其才形則允武而才之文誰云國容可以入軍

荷葉硯銘

葉無染此有染葉有卷此無卷其孰知淨染之為一而卷舒之無辨也吾許女具隻眼

誌

瘞河壖枯骨

髑髏完毀凡若干具其髆髑髀骶脊脇諸雜骨無筭

蠱出乎犬猪烏鳶所饜飽與夫日炙爇燒、風鍇水嚙之餘而僅有存者、白癸卯至乙巳、東南荐饑、流尸順河而下、多于河中之船、逮水落不能浮、屍屍遂積壘河壖久之、維古昔時遇飢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遭乎此時也○褚生滔書舍在河壖、余與弟正之數往焉、每相與散步河壖之上○則見泥滓間圖者如破甌○擀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玼玼若尚有光怪余三人者○哀其澌滅且盡也○命役夫哀而坎焉○嗟乎、古者葬則旌之以銘○旌者别也○銘

者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于骨骸嚴而別之者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業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尸爾髆我股甲脊乙脇螻于一坎若蔂葦亂蓬然亦重可悲矣然余嘗見元人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今此猶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不免與牛馬骨同葬况此輩莩丐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復何憾焉使髑髏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噱于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

人一作虜

也

夏鍾曰滿肚慈悲末段傷感令人難讀

PL
2698
T35
1681
v.1-2